

序摇言

我准备写本卷的时间相当长,而我所获得的确切结论却非常之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对于这点我感到非常头疼,也会使得读者觉得非常奇怪,所以读者应该允许我陈述在 1939 年和 1940 年之间所获得的新思想,以及在这期间影响我的一些观点。在完成了第四卷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并且在随后的夏季中也没有做什么后续工作。1940 年的冬天我在写《绘画的要素》一书,当时我认为人们非常急切需要这样一本书;与此同时我还花时间研究了现代政治经济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我参考了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演讲,但是我所花的精力却大大超过了研究那些东西所必要的。随后曼彻斯特展览馆给了我一些工作,主要是评论雷诺兹风格的华丽之处;此后我继而到了苏格兰,想去看一下杜伯朗和杰德伯格,以及其他一些透纳最喜爱的景点。但是还没等我来得及看完所有的地方,我就收到了沃纳先生的通知。通知上说,由于透纳的作品属国家所有,所以他为我从国家美术馆的托管人处争取到了一张准许证。这正如我所愿,我将可以对透纳的作品进行排列和整理,于是我就立刻返回了伦敦。

在国家美术馆的底楼房间的七个铁箱子中我找到了透纳用各种方式所画的一万九千多张画纸。许多张画纸都有正反两面,有的在每一面都有四个、五个甚至是六个主题(有力的铅笔线条从正面的前景一直画到背面柔和的天空)。一些是用粉笔画的,这种画不会留下手指的指印;^①一些是用墨水画的,这种画的画面已经腐烂、出小孔来了;一些(包括一些色彩非常出色的画)因潮湿发霉而损坏,其边缘积满了尘土,腐烂皱褶得非常厉害;一些画被蠕虫、老鼠咬破,有的甚至从中间一分为二;还有许多画纸都折成了(我应该说对折再对折)四部分,这正表现了透纳旅行前最喜欢的整理东西的方式。但几乎所有这些画纸都变平了,因为透纳在安妮女王大街的时候把它们都卷起来压入了抽屉中。三十年所积累的浓密的灰尘堆积在了这一捆捆压平的画纸之上,但画纸的边缘仍旧皱得比较厉害,看上去就像个锯齿状的黑色边框。而它们在一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光辉的天空效果,这些效果是由于拆卸器上一个偶然的指印所产生的。

在长方形的小笔记簿中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铅笔素描的背面已经破碎了。而每次打开,都会再次从侧面将其撕坏,每次打开一页的画总会和前一页的背面相摩擦。一开始我用手一页一页翻,后来就索性将装订拆除了,并将每页纸分离到一张干净平滑的书写纸上,这样就不会对其有进一步的损坏。然后我按内容将这些画纸重新装订成书(通常 32 页,双面都有画的可能会多点或者少点,我在每本书封面和封底的硬木板上各垫有一张白纸),随后我将其独立封装打包,重新放回到铁箱子中。而对于其他散乱的素描的处理则更为麻烦:首先要将其上的灰尘去除(而对于粉笔画的只

^① 在对他关于大沉船作品的研究中,发现一本书中包含了四分之一磅重的粉笔碎片,有黑色的也有白色的。那是透纳猛烈地在画纸的两页上画的时候掉下来的。每页的远景都显得有些奇特,这主要是考虑到了以后镶嵌工可能会遇到的麻烦,因此画面在正面包含了一半的主题,在背面包含了另一半的主题。

要将其吹几下就可以了),然后还要用各种方式将它们弄平;对于已经撕坏的就直接丢弃,可爱有趣的画面则好好保护,防止今后再受到破坏;对于四百幅最具特征的作品则进行了玻璃加框处理,并且将它们放置在小橱柜中,以满足今后展览的需要。我和我的两个助手在整个 1856 年的秋天和冬天夜以继日地做这些工作,并且常常工作到深夜。

体味一般的体力工作是不会使我感到累的,而在这项任务中,我尝受到了欣赏透纳一生中思想变迁、事业变化的喜悦;但是与此而来的还有很大的悲痛,因为几乎所有他最为珍贵的作品都没有了,对此我感到非常焦急;此外,我对此项工作怀着沉重的责任感,这些都使我竭尽全力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当我在 1856 年 8 月锁上最后一只箱子并且把钥匙归还给透纳先生的时候,我生平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筋疲力尽的滋味。在后期的彩色素描中,有一个非常庄严的系列,似乎画的是瑞士北部沿着莱茵河岸的一些城镇。我知道这些城镇非常可能在建造铁路的时候被拆除了,所以我想我或许可以自己去寻找这幅作品的足迹,尽我所能将其素描出来,以此来展示透纳的构图。

如我所料,这些画面所展示的确实是康斯坦茨湖和巴塞尔之间的莱茵河东岸和西岸,或者说在那附近。许多素描是关于莱茵菲尔登、塞克肯根、劳芬堡、莎夫豪森和瑞士的巴登的。

那个夏天在我搞清楚对于这些主题要注意些什么后,我穿越了伦巴第区去看一下沃都瓦斯流域中牧羊人的性格,同时我也想在那里于下一年的春天将我的书完成;而在那时,我又意外地在都灵发现了韦罗内塞作品的优点。至此,还有几个关于威尼斯作品的真正动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并且困扰得不轻。我本打算在卢浮宫将其搞清楚的,但由于我发现都灵是一个远离人世的好地方,于是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并开始研究韦罗内塞的作品《示巴女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令我非常吃惊,但是更多的还是惊喜。我发现了我以前从没有深入研究过的威尼斯作品道德力量的根源,因此我觉得还有必要对其作更为深入、更为严格的研究。而与之而来的就是这本书的写作要推迟一年进行。那一年的冬天主要都是用来探究提香的思想;那个冬天的任务一点都不轻松,并在很多方面出乎我的意料(读者会在本卷的结束部分发现这点),使得我有必要在春天继续访问柏林,去看看提香在那里画的拉维尼娅的肖像,去画《贡品财物》的德累斯顿看看,去画老年拉维尼娅以及画手持旗形扇的白衣女孩的地方看看。另一幅在德累斯顿画的作品是关于身穿玫瑰色和金色上衣的女士,这幅作品我在以前并没有听说过;还有一幅在慕尼黑画的作品是关于一位海军上将的。这些工作使我在德国呆了将近整个夏天。

最后我回到了家乡,开始了整理素材的工作。但是在经历了那么多额外事情的干扰之后,这个活也并不显得轻松——无法将这么多内容简化成一卷书——因为在书的开头仍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是关于树木的由来这一植物学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波浪曲线的海洋科学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似乎从植物学家和数学家那里都得不到答案。

…… “不要指责我的
傲慢……
如果,我曾与自然同行,
且我脆弱的心能够承受,
把她奉献为真理每日的牺牲,
我现在能证明我所侍奉的
自然与真理了,她们的神性
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冒犯,而迁怒
哲学家,因为,虽然人的灵魂,
具有上千种才能,
和两万种兴趣,他们仍赞美
这样的灵魂,和超验的宇宙
而它们只不过是一面反射
她对自己才智的骄傲自恋的镜子。”

——华兹华斯



目 录

序言	员
----	---

第六部分摇叶之美

第一章摇地幔	猿
第二章摇叶序	怨
第三章摇芽	猿
第四章摇叶	圆
第五章摇叶之貌	源
第六章摇树枝	源
第七章摇树干	缘
第八章摇叶之界	苑
第九章摇叶之荫	怨
第十章摇静止的叶子	员

第七部分摇云之美

第一章摇云的平衡	员
第二章摇云团	怨
第三章摇战车云	员
第四章摇海的天使	员

第八部分摇联系理论

摇摇摇——一、外形的创新

第一章摇帮助规则	怨
第二章摇微不足道的任务	圆
第三章摇大处理规律	猿
第四章摇完美规律	愿

第九部分摇联系理论

摇摇摇——二、精神的创新

第一章摇朦胧之镜.....	圆缘
第二章摇雅典娜之枪.....	圆猿
第三章摇狮子的双翼.....	圆远
第四章摇丢勒和塞尔瓦托.....	圆圆
第五章摇克劳德与普桑.....	圆源
第六章摇鲁本斯与克伊普.....	圆圆
第七章摇粗俗.....	猿源
第八章摇伍维曼斯和安吉里柯.....	猿圆
第九章摇两种少年时代.....	猿圆
第十章摇涅瑞伊得的守护.....	猿圆
第十一章摇赫斯帕里得斯之埃格尔.....	猿员
第十二章摇和平.....	猿圆

译后记.....	源怨
----------	----

第一章摇地摇幔

异端“为地球穿上盛装并把它保护起来。”这注定是我们人类的职责所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人类并没有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让我们看看我们人类究竟是怎样开始自己足迹的吧！我们不是在保护伊甸园，而是在疯狂地破坏它——园中的奇花异草成了战马的食物，树木则成了制造枪轴的牺牲品！

“东方世界成了一把燃烧的利剑。”

它会永远燃烧下去吗？那些阻挡通路的门就无法再通过吗？或者说我们不情愿承认我们不再渴望进入这些门吗？如果我们确实再想进入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不可能再赢回的那第一个伊甸园来说，我们又能构想出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那必定是个百花盛开的地方。确实，无论哪里花受到了虐待，它们都会奋力地成长、存活下来，而且环境越恶劣，长得越艳丽。不过也可能曾经有过花草覆灭这样的劫难，就像有过人类衰退的历史一样。但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现在确实无法想像出何种花比玫瑰和百合更加可爱动人。只要我们愿意的话，玫瑰、百合可以与我们并肩成长，长得枝繁叶茂，把伊甸园装扮成红绿相间的花的海洋。从此，伊甸园就成了宜人的栖息地，成了盛产水果的地方。在这里，有纯美优雅、千姿百态的花朵，有宜人舒爽的栖息地，有美丽丰富的各种水果。然而，是什么在阻止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世界的更多地方变成这样的一个乐园呢？是谁在阻碍玉米、谷物在伊甸园

流域上滋生生长,使伊甸园流域不再充满笑声和歌声呢?是谁在妨碍漆黑的森林、可怕的荒无人烟之地变成宽广无垠的果园,变成细弱小花点缀的螺旋状小雪山——这里将远离昏暗的四月的地平线,这里将给充满秋意的地面送去光辉、带来丰富的食物。如我们所说,伊甸园是个宁静悠远之地,所有的动物生灵都将是温和而忠实的仆人。如果我们人类都爱好和平,不发动战争,那么世界至今也还会保持着它的宁静与悠远。如果我们温和善意地对待所有生物,那么我们将赢得所有生物的忠实对待。但是只要我们捕杀飞禽走兽;只要我们人类自己不停止竞争,不停下来仔细想想自身的过错;只要我们将草地变成战场而不是牧场,我们就不会赢得这一切——至今所有这些都证明只有当我们这把燃烧的热情之剑插回剑鞘,并且打开我们内心深处的心灵之门时,燃烧的利剑才会停止向各个方向放射火焰,伊甸园之门才将不再紧紧地锁闭。

异囡当我想到人类本应保护的花草树木由于得不到人类的关爱而产生报复心理从而阻碍人类前进时;想到它们因为人类对它们毫不照顾、毫不关怀,因为人类在它们身上完成人类自身的任务而阻碍人类前进时,我就会对以上结论更加有所感触。对于究竟植物有什么无穷无尽的奇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地球是通过什么方式成为人类的朋友和老师,成为人类的伴侣的,而事实上这个奇迹也正体现在此。我们在某些条件下考察了一些地球的岩石,从中我们仅仅能看到一些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通过对岩石的特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能够安全地生存和工作在地球上——所有这些条件都是被动的、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但是对于人类的思想而言,植物远非完美。地球内部深处仍然冰冷无比、死气沉沉,只是进行着缓慢的结晶运动。但是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表情形却并非如此,地球犹如隐藏在某处,通过奇特的中介物来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它呼吸,但是没有声响;它运动,但是从不离开某个特定的位置;它也一天一天过着日子,但是它毫无意识;它也会面临死亡,但是它感受不到任何痛楚;它穿着年轻人的盛装,但是它没有年轻人的朝气;它随着年龄

的增大而日渐衰弱,但是它没有一丝后悔之意。

珊瑚这个神奇的中介物,它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它。就像我们对未经历过痛楚的生物所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少一样,我们可以对这个中间媒介拥有更大的权力。这样,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取的乐趣就相对集中起来了,从外部世界获取的教训也就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了。因此,所有珍贵优美的事物及教训就都统一到人与地球和自然的联系中去了。在适应人类的需要、欲望和惩戒方面,它们做得非常好。上帝日日夜夜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土地,提供了非常完美的生存方式:首先,上帝铺了张毯子,为人类将地面变得柔软;接着在毯子上绣上了五颜六色、色彩斑斓充满幻想的刺绣;然后种上了高高的、枝叶茂密的大树,为人类遮挡烈日的阳光,同时也为人类遮挡倾盆的大雨。雨水落到枝叶上,不会非常迅速地蒸发回到云中,而是可以滋养春日的苔藓。结实的树枝支撑起了树叶,人们轻易地便能砍下轻便的树枝,利用它的韧性建造房子、制造人类的工具(根据人类的不同需求,可以制造矛或者犁的柄);但是如果木质太硬,或者纤维过少亦或是韧性不足的话就显得不太适合了。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为人类遮阳的树叶随着暮秋而坠入泥土,阳光也因此能够温暖着整个大地。此时,强健的主枝以它顽强的生命力依旧高高地挺立着,削弱着冬日寒风的威力。延续生命的种子秀色可餐、无穷无尽,呈现出各种引人入胜的姿态,或者为人类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如新鲜的水果汁、风味各异的调料、香料、熏油、软化油、油脂、止血药、退烧药、护身符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从无止境的变化形式中而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脆弱与刚毅、软弱与坚强在各个层面以及许多层面上的对比。笔直的树枝可以用作寺庙的柱子,完整蜿蜒的树枝则成了路面上衰弱无力的杂柳;具有强大抵抗力的树枝以它固执的性格抵御着百年难遇的暴风雨,而无力抵抗的枝条只能以微弱无力的节奏在夏日的小溪流水中来回地摇曳不停。树的根可以劈开坚硬无比的巨石,也可以留住瞬间从身边而过的细沙;树冠可以沐浴在温和阳光下的沙漠中,也可以躲在涌流不止的泉水处,躲在阴暗的洞穴处;树叶可以在浪

涛中颠簸、翻滚、卷曲——此时它穿上了鲜艳的永久防护装,戴上了山峰之帽,它也可以在村舍的屋外给人类以友善的温情,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欢笑。

异囂这类植物在各个方面为我们人类的生存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它们可以成为人类的食物,可以用作造房子的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人类劳动的工具,它们理应得到人类无尽的赞赏和爱护。由于它们所得到的与所付出的相去甚远,因此这类植物几乎能完美地考察人的气质以及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非常喜爱树木的人来说,他们的个人以及生活方式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而对于那些由于生活上的原因而不爱树木的这群人,他们的气质和生活方式绝对是很差的。当然,就像所有的水手都离不开蔚蓝的海与天的陪伴一样,对于部分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离开这些植物而生活,而许多高贵的心灵在面对黑色的石墙时懂得了什么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人类的生活完全融入于树木之中,那么人类对于树木就一定具有一种天生的爱,它完全可以用来测试对于树木的爱有多纯。“农村”这个词从表面意义上来说指具有农田和树林的地方,然而时至今日,也就是“农村”造成了住在那里的居民一直受人责备,因为像“农村人”、“乡下人”、“乡巴佬”、“农民”、“村民”等词都表示一类粗鲁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它们与“镇里人”、“市民”这类词的意思相反。这种对于世界的误解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我们接受这种词汇的用法太过于默然,或者说我们对于那些词汇所带有的恶意承认得过于默然,就好像农村人粗鲁、城里人文雅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一样。然而我深信,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上,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可能出现与我们现在认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些农村人非常温和友善,那些城里人非常粗鲁、没有教养。”

异囂当人类在世界范围内施展着恶劣的行径时——众所周知,主要是人类之间的互相战争——城市总会保留得比较完整。在中世纪,没有哪块田地能够幸运得免受毁坏,乡间小道在疯狂的强盗面前显得脆弱无力,只能屈服。而头脑冷静的人则聚在城里,在四周用围墙把自己围在中间,他们经过的农村小道越少越

好。与之相反的是,辛苦播种、收割欧洲大陆庄稼的农民却只能成为财主的仆人,更惨的则沦为奴隶。贵族们对农业耕作持鄙视态度,僧侣对草原畜牧持鄙视态度,这些都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处于一种自然现象无法凌驾于其上的心理状态:身体和智慧毫无价值地被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所剥夺,苦思冥想的语言显得毫无意义。人类在战场上刀剑使用得熟练了,在修道院中推理能力变强了,但是他们误以为这便是教育的成果;人类把所有上帝赐予的广袤无垠的世界都当作了用来训练战马的地方,或者当作用来种植食物的地方。

难道人类因为自己的激情而对地球之美的完美视而不见,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例子,就是乌切洛的《圣罗马诺之战》,描绘了一支军队在野玫瑰丛中的乡间小路上,红色的嫩玫瑰在头盔上摇曳不停,在低垂的战枪下焕发出热情。而在其他一些相似的作品中,整个自然界只在摇曳的头盔乌冠间给人类以光辉。有时候我不禁想到自然界的树林拥有一种悲凉的气质,它们的生命并不完美,但是它们在温暖的春日所展开的天真无邪的树枝却能给人类带来美感。然而这些对于人类而言却是徒劳的:沿着英格兰的幽谷,山毛榉只有在不得不弯腰的时候,只有在国王打猎空手而回时,才点缀下它们斑点美丽的树阴;在美丽的法国河畔,成排的白杨在黎明中摇曳,仅仅是为了通过它们树干的线条来展现地平线上熊熊燃烧的城市;在亚平宁山脉上作为不公平的见证,橡树树干为叛军的埋伏提供了掩护;在流域的低地,白色的百合在日落的黎明时变成了深红,日复一日地被河水冲走。

难道确实,我一度考虑过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一下农村生活对于人类可能影响的一些业已存在的证据。但是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各地的读者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个比较重大的问题,甚至比我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为重要,也许他们也愿意认真地同我一起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我坚信总有一天人类会认识到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我深信不疑的是无论这发生在什么时候,总会有些有识之士去调查研究。对于当今,世界的整体运动似乎并不受到太大的植物

界规律的影响,或者说人们更可能的是关注木材的价格而不是树木本身。因此,我这本书的终稿仅建立在我对护林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上。由于我的知识也有限,因此我怀着谦虚谨慎的态度来展开这本书的写作,向读者展示那些爱护花草、爱护云彩、爱好和平的理想主义者是怎样见证、怎样忠实地描绘这些花草和云彩的。

第二章摇叶摇序

异摇如我们在介绍山脉的结构时所作的概述,我们发现它们类型的归类是非常有必要的,尽管这种分类在科学的角度上并不一定非常精确,但是这样做方便了我们研究工作能有序地进行,并且这样做提供了有用而广博的观点。当我们考虑到植物生命的基本准则时,我们就会有更充分的理由认为最好能够找出一种既便于记忆又能被广泛接受的植物的分类,当然,这种分类并不一定要能完全符合植物规律的每一个细节部分。这里我说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大多是植物学家所关心的,而不是地质学家所关心的;现今植物的分类比岩石的分类多得多,而且似乎现在被人接受的分类不久就会被修改、更正。因此我这里所作的分类并没有什么理论的依据,完全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并且,不管将来在植物学家中会有怎样的分类观点发展起来,我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仍然将坚持我粗略的分类规则。

异摇孩子大都把植物分为两类:“树木”和“花草”。然而,如果我们让孩子在春日里从草地到果园采满满膝盖的菊花,让盛开的小雏菊盘绕在花环上,这样那些小雏菊脆弱的花瓣就会毫无规律地在孩子与天空之间随风而去,此时你问他那花环应该叫做什么,他会立即想到应该找个中性的词汇来称呼,或许会说“花树”。随后,如果我们将孩子带到桦树林,告诉他柳絮也是一种花,并且

让他知道樱树花此类也属。或许此时,你只要稍微提醒他一下,他就能把花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在地上的,另一类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这样的分类,植物学家或许会露出欣许的微笑,但是艺术家则不然。艺术家看到植物就像孩子看到的一样,那些长着高高花朵的粗干彼此间应该有所不同,有着各自独特的地方。在艺术家看来,不管花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上的,这种不同才应该是一种植物与另一种植物之间的主要区别。我们如果再向植物学家咨询些意见,他就会撇开花朵,让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树叶和花蕾,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孩提时代的分类是有某种依据的,这点植物学家也是非常赞同的。然而考虑到现在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研究,易于想像,因此并不要考虑它是否有理论的依据。我把第一类植物称作“蓬类植物”,或许这种叫法非常不规范。这种植物生长在野外,如百合长在地面上、青苔长在石头上、苔藓长在其他植物上。它们活着的时候寿命长短不等,有些一年,有些几年,有些上千年。但是它们的死亡确实有相似之处,就像古代阿拉伯人死去一样:它们除了留下为了繁衍后代而必需的种子、球茎、树根之外,再无其他的可以追逐其足迹之物。

另一植物大类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楼宇植物”。这类植物并不生长在地表,它们在地表之上积极地提升自己的组织结构。每种植物都有着—个神圣的目标,并且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努力地工作着。当它们死亡的时候,它们给下一代的是自己辛勤劳作中最有用的东西,它们自己的墓碑正是它们下一代所得到的宝贵的遗产。我们把它们所搭建的结构组织称作“树”。

或许人们认为这些术语已经包含了某种理论,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专业术语,也不是人们对于我所描述的分类中的任何可以质疑的地方。我欢迎读者提出自己喜欢的植物的命名方式,提出自己认为最为合适的说明植物的方法。但是对于我们艺术家来说,或者对于艺术爱好者而言,以下才是我们首要的和最为关键的问题:我所观察到的形式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它一直像我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吗?它是不是就像梅花草一样?它会不会在某一天长出茂盛的叶子,开出美丽的花朵,形成壮观的景象

呢？它会不会仅仅长成和人一样高，就像玉米穗一样，然后如同人一样死亡？它会不会将自己的枝条拓展到江河湖海边，像天堂一样将自己的生命周期增加到千年？

我要重申的是，这些是我想要知道的关于植物的首要问题。我将我得到的答案归纳整理了一下，主要有两类：安然享受型和刻苦工作型。帐篷中的花草属于前者，它们不工作，也不运动；树木建造者属于后者，它们每天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忙碌地工作着。然而，当我进一步研究那些安然享受的花草时发现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确实实在安享生活，无所事事，不思进取，躺在地上对现今的状态非常满足；而另一类却有所不同，它们显得踌躇满志的样子，与树木建造者竞争。尽管它们不能把自己的枝条建造得像树枝一样，但是它们从逝去的前辈的残骸中找出了支柱并加以发展，人们尊称它们为过着圣西门式的生活；而事实上，它们中有许多（如棕榈树）像真正的树木一样巍峨地耸立着。^①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两类称作地表植物和支柱植物。

当我再次就工作的方式分析树木建造者时，我发现它们也能分为两个大类。在此，我并不希望读者接受这些奇特的术语，我觉得把它们称作这两类会比较容易记忆：“盾形树”和“剑形树”。

盾形树的树木枝叶展得比较开，多多少少在外形上有些像盾，但是与盾更相似的地方在于它的内部运作方式，因为那些在高耸的枝叶的庇护下的第二年新生的芽能够免受伤害。这是最为温顺的树木建造者，它们生长在宜人的地方，为人类提供食物，给人类以庇护。同样地，剑形树有着和剑相似外形的叶子，而它的芽并不像叶子那么多，它蜷缩在树叶的遮挡之下，在一束束如剑般的叶子中勇敢地成长。这类植物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颜色

^① 我不清楚这样描述棕榈树是否公正，我没有机会研究单子叶植物的茎，没有理解其他书中关于它们的描述，也没有怎么弄清为什么它们的枝条会和真正的树枝相似。不管本书中会有怎样的错误，如果能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引领他们获取更多更好的知识的话，这也就达到我的愿望了。

偏深。尽管它们依靠它们的外形的优点给人类以很多帮助,但是它们不为人类提供食物,为人类提供的庇护也不够完备,对于这些树人类也并没有寄予过高的期望。与盾形树的生长方式相比,剑形树的生长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它们在许多方面与逆序的支柱植物有相似之处,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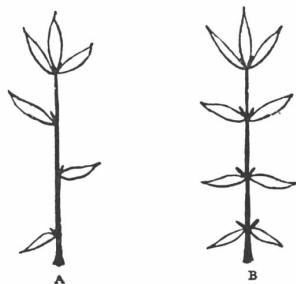
在这部分,我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盾形树、剑形树、安然享受型的植物。支柱植物从很多方面来说,属于其他的植物科目。一方面我不能正确地分析这类植物,其次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我们对它们的研究工作也显得相对无用。就植物的外形而言,其主要秘密存在于美丽的盾形树中,因此,我们至少应该热情地对它们进行研究。

第三章摇芽

如果你在夏日的时候收集一些盾形树的小树枝,你会发现它上面包含着纤细的小枝条,叶子长在小枝条上。它可能从各个方向长出,也可能只在两个方向上长出,通常在枝的末梢会长有一束比较密集的叶子。为了更好地理解树枝的结构,我们不妨大致看一下简单的类型,即使这种类型并不十分正确也不要紧。树木的枝条结构从本质来说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因此没有一种类型能够说是真正准确的。

这里我将介绍给大家的类型必定有许多谬误和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将这些谬误一点点排除之时,我们仍能从中找出一些理论规则。

我们假设树枝的形状如图员中粤或月的一种形式,并假设枝条的末梢都只有三片叶子(叶子的多少对于分析并没有多大关系,一般的枝条末梢都至少有四片叶子。在粤中第四片叶子可能由于透视的关系看不见,在月中第四片叶子有可能被中间的一片叶子完全遮挡住了。因此,请读者耐心地接受



图员